

与江中的风月无关
只为打捞一个被流放的诗魂
打捞一段历史的悲音
尽管,《离骚》的每个字
都有被捆绑的烙印
痕印里却挺立着屈原的傲骨

悠长悠长的怀念里
有我们回望战国风云的目光
语言会重叠出山顶的苍白
唯有怀念能筑起人性的高度
入夜,能听到汨罗江的哭诉

年年岁岁走来的端午
在江岸拾起不变的约定
要让龙舟划出远古的音韵

遥寄

■沙玛中华

窗外的雨,还在下着
像往年,没有停的意思
我剥开一只粽子,糯米粘在指缝里
甩不掉,就像某种执念

这黏糊糊的触感
让我想起那条江边
被冷雨湿透衣襟的屈原
眉头紧锁

那天他站在汨罗江畔
手里攥着的,或许不是长剑
而是一把刚拔起的艾草

他说“举世皆浊”
不过是看透了现实闹剧的荒唐
他问天问地,问到最后
才发现脚下已无路可退

我们往江里扔粽子
到底是为了喂饱鱼虾
还是为了填平对历史的亏欠?

龙舟竞渡的鼓声太响了
震得江水都发颤
盖住了它呜咽了两千年的回响
此刻,我咬下一口肉粽
咸湿的味道滑过咽喉

我不再读《九歌》
只想陪那个孤独的老头
在江边安静地坐一会儿
哪怕什么都不说

端午,上学路上

■许兵

老石墙的那一头
藏着一处小院
门楣上斜插着
几枝带露的艾草

四十年前,端午节不放假
我背着书包匆匆路过
不敢碰那束苍术
怕沾了一身药味
也怕惊扰教室里刚摊开的
语文书

我只敢看一眼
墙头插着的那枝桃枝
和它下面
那只小黄狗
脖子上
慌乱的铜铃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
那天早上
母亲煮的是白米粥
小院的粽香从门缝漏出来
我背着书包带
把那条路
走成了
一根越拉越紧的
旧粽绳



编者按:

为传承端午文化,繁荣地方文学创作,自2013年至今,乐山“端午诗会”已走过十二载春秋。今年市作协2026年“端午诗会”征稿收到了50余件来自乐山各地各行业作者的诗作。这些作品既有对屈子风骨的深情追怀,也有对三江风物、嘉州烟火的细腻描摹;既有时代新声的回响,也有故土乡愁的凝视。

本期“海棠”版遴选部分佳作,让我们在乐山诗人流淌的文字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包粽子

■罗国雄

竹公溪采箬叶,洗干净了
选两片错开折叠,就是船舱
老家收获的糯米,放进漏斗
辅以红枣、腊肉、咸鸭蛋……
棉线缠绕的龙舟,出于对大海
的渴望,就是跳进沸腾的锅里!
五月的一抹清凉,等待翡翠绿
溶解的过程,愿梦中的想象
远行,让涨满了风的悬空之心
到一幅沙画上,撒落日熔金的
诱饵,就能接住一个孩子
嘴角,欲滴的垂涎

嘉禾一边吃粽子,一边唱:
“两根鱼竿是筷子,
夹不上鱼我着急……”
汨罗江瞬间翻涌过湘江
由洞庭湖入长江,上溯岷江
借苏轼的《竹枝歌》撑篙
穿街走巷,卷雾进小区
扇动翅膀,飞奔上四楼
来敲我们挂艾草的房门

一条大河,一个人

■沙雁

大渡河缓缓流过。江湖初涨的时候
我总会来,赤足踏入浅区
河水有一点凉。水草被反复冲刷、拍打
俯身又昂首。小鱼小虾在脚边倏忽来去
大胆地啄我的脚丫又慌张逃开。

汨罗江边是否也有同样的浅滩
会不会也有小鱼,啄过另一个人的脚丫
我想起那个暮色苍茫的傍晚
江上泛起一层薄薄的紫雾
那个披散着灰白长发的人
赤足踏过湿滑的卵石滩

两千多年了,我们借草木缅怀
菖蒲悬于门楣,
艾草插在檐下,箬叶裹着糯米
橘树被誉为后皇嘉树。
我知道这些都不足以盛放他的孤独。
那条河才是汨罗江才是,
洞庭湖才是大渡河也是

天下所有的水都是相通的。不然
为什么每年五月,
所有的江河都开始涨潮
我会准时站在这里。我们都是孤独的
所以去河边走走,看看水草
蹉跎浅水。也许不是我在看河
是河在看顾我

端午这一天

■龙小龙

这是一个具有仪式感的日子
人间朴素的愿望
被草木醇香的气息
郑重其事地托举着

母亲一大早就从山野归来
带回一捆绿意
沾着晨露与清风
陈艾、菖蒲、桑枝,还有八角枫

一半挂在门楣
母亲说,挂上这些,往后便大吉大利
青苍的枝叶在风里摇曳
平安与顺遂,牢牢系在家门之上

另一半放入锅中熬煮
清冽的香气漫过庭院
家人依次沐浴,温热的汤水漫过肌肤
涤净尘世的浮躁与暗浊

体内邪祟祛除,身心便轻盈而安稳了
澄澈坦然,风骨自生
从此,任凭流年辗转,风霜凛冽
我们都能从容走过人间四季

滩声

■程川

一条河流为何越大越沉郁
青山枕着倒影
也染上了嗜睡症

从荒蛮的源头一路走来
多少清亮的记忆,搁浅
在滩上。滩声如诉

尚未沦入沉潭的
一滩卵石,复活一条河流

钟声里的峨眉山

■廖淮光

生长,一棵树一样
在绿荫和花开里,从我的身体里徐徐
起身
慢慢成为我急急奔走寻找的出口



夏日烟岚。

庄宇 摄

高铁循着它转瞬抵达,
流水依着它泛起涟漪
落日会穿过它重新升起……
幽幽地回旋里,所有的呼喊重叠回应
星子闪耀,如阳光透过绿荫
耸立的山峦,
那是悬垂天幕的一口大钟

灯火一点点熄灭,
我知道人间正在穿越这辽隧道
你看梦境里的人们呵,
像不像等待撞击的钟杵

五月,在岷江一桥下 喝盖碗茶

■李小平

一条大鱼跃出了水面
油绿的水麻随风摇摆
旅人蕉阔大的叶片扇着五月的河风
蓝白色花朵展翅美丽若天堂鸟

一条大鱼跃出水面
我看见开出的水花在阳光下闪闪
波纹一圈圈向四周扩散
但没有声音,安静如一段默片

一条大鱼跃出水面
两只白鹭相跟着在江上翔旋
是日,万物冲和,无紧急之情状
我喝一盏十五元的清茶,面无忧色

我和端午如期而遇

■朱仲祥

没有什么力量
能够阻止和端午的相遇
即使五月的鲜花
淹没了原野小路的踪迹
即使涨潮的江河,发出
滚滚滔滔的呐喊

缘定终生的端午
就这样宿命般如期而至
带着晚春的芳香明媚
迎着初夏的莺飞草长
飘飘裙裾拽地而舞
拂过一路的岸芷汀兰

如此美好的季节
有如此美好的相逢
端午手提一只小巧的竹篮
带来民俗的艾草和粽香
却把汨罗江的泪水
和离骚的悲怆,深藏

唯有张开双臂
拥抱纯真又婉约的端午
回馈以贴心的微风,连同
风中的柳絮与阳光
回馈以龙舟号子和茉莉香囊
抚去岁月残留的忧伤

水声

■梁先琼

写了十年端午,路径依旧不熟
我隔着栏杆看水,
想让水替我说话

耳畔蝉的嗓子里含着沙
在香樟树上密谋着什么

傍晚的光线在河对岸又撤了100米
几栋即将拆除的农舍
在油绿的玉米地中间呈现时间的
霉斑

大地暗了以后,河面托出一盘灯
它们和几颗星子一起
带着宿醉虚浮于水面。而水深仍

不可测

我不像屈原,绑一条江在自己身上
我把《离骚》送给大渡河
用整个下午写一首并不曲折的无用诗
于端午日寄给汨罗江
让两条河流在虚空中
交换水声

写在五月初五的这一天

■何英

这一天,我只做一件事
净手,静心
端坐案头
赴一场两千三百多年的相约

穿越郢都的宫墙
看一眼心念念的香草美人
在遗世独立的倔强里
吟《离骚》、读《九章》

这一刻,粽叶的香味是主调
粽子拨动思念,在每一条河流上放歌
汨罗江,鱼群托起风骨
轻舟一叶,衣袂飘飘

历经二千多年的历史沉淀
家国与真理以端午的形式具象化
当粽粒的香味在唇齿间蔓延
忠魂风骨,岁岁相传

茫溪河,等一个影子

■曹欣

岸边摆放着一排竹椅、木桌。
茶友们端着盖碗茶看山看水,
杯中的茉莉花香和着河水的湿润气息
把整个下午的时间泡得绵长。
黄葛树的根系长在水中,
像替河流梳着长发。
两岸的绿荫向中间流去,
河水也被染成了一种半透明的碧绿色。
水面上漂着几片落叶,
打着旋,
经过时停一停,再继续往前。
远处似有一只白鹤,
单脚站着,一动不动,
那粒盐瓣已经沉入泥沙之中,
但是水面还记着它落下的模样。
每一次风吹过,
涟漪也学着之前那样轻轻的触碰。
河还是那条河,
只是比别处多留了一些光阴,
让所有的倒影都能歇一歇脚。

五月,小镇无事发生

■羊一

五月,小镇无事发生
下街背后的荒野地,
不知名的野鸟还在啼叫
冷风穿过那片地里消失的人们,
向寂静的街道刮去
几个聚在一起发呆的老人,
他们在迷雾中,
仿佛看见了祖先的脸庞——
一群游荡着的,不再说话的面孔

所有的人都在被凝视着
黑狗、木楼、狂乱吹过一阵山风
古河道里裸露着的褐色石头、
大地上年年疯长的荒草
都在凝视着小镇的人。
而在五月,小镇无大事发生
一个无知的孩子将捡来的石头,
重又投回河道里就像一个人,
将自己的一生藏进这个镇子大多雷同
的命运里
人们背着自己的命,进山或者出城

青衣江的水还在大地上匍匐前行,
它原也是热闹的,汹涌着的
在这个五月,它在一个流落至此的
人眼里
是寂静的,低吟着的
青衣江从巴朗山而来,到了这里,
缓慢了下来
像一个赶了太久路的人
终于能平静地坐下来,在命运的缝
隙里喘口气
在这个五月,一个叫木城的小镇无
事发生,
一切寂静如此

五月

■龚四

“五月是诗人的宿命”
汨罗江湖涨潮落年复一年
我们改变不了什么
抒情幼稚,比兴过于刻板
磨刀人静立于磨坊之外
晦涩之于直白的描述
五月,阳光、雨水、千里之外
黄桷树落叶,三日内发新芽
大浪淘沙,太阳照样升起
宿命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影子
神祇退位,
图腾失色
诗人们喃喃自语
或者跳出隐晦的碎藻底色

艾粽间的千年情长

■李荣富

门庭垂艾,不止是一抹翠色摇曳
更是五月长风里,不曾弯折的气节
大江扬波,流云渐远
旧事如梦,定格在遥远的时光深处

昔日楚都,烟雨凄迷
寒雨漫过城池,也打湿案上书卷
一纸笔墨,写不尽家国愁绪
你伫立江畔,化作一尊磐石
任凭大浪滔滔,反复冲刷磨砺

世人传诵的《离骚》
从来不只是纸上诗文
那是仁人傲骨的呐喊,
是玉佩叮当的清吟
是独守本心、不随俗流的孤高信仰

艾叶裹起粒粒糯米,藏下万千祈愿
岁岁投入江水,遥寄追思
江面龙舟疾驰,呐喊声声
千帆竞渡,试图唤醒千古忠魂

千年时光悠悠走过
江水滔滔如故,浆声岁岁相传
往来之人换了一批又一批
可每一年插艾祈福的双手,
始终温热如初

如今,我们不再抛粽入江
却将那份滚烫的家国情怀,
深藏于心间
剥开粽叶浅尝一口
祈愿山河安定,岁岁人间安康

这便是端午
在青艾与粽叶的悠悠香气里
一脉情怀,绵延千年

千年的怀念

■邹清福

就在汨罗江边
堆放着一个民族的怀念
两千多年过去了
没有放弃,没有挪位
时间把怀念雕刻成一座丰碑